



冰火之地  
LAND OF FIRE AND ICE

撰文 威尔·尼科尔 (Will Nicoll)  
摄影 西蒙·诺福克 (Simon Norfolk)

俄罗斯堪察加半岛神秘的荒野地区汇集了各种自然元素：火山灰肆虐喷涌，活火山、间歇泉和冰川密集分布，还有欧亚大陆数量最庞大的受保护棕熊群在此栖息。

从堪察加境内一座死火山上(前页)俯瞰克罗诺基自然保护区。这个半岛上分布有29座活火山。间歇泉峡谷(右图)的地热蒸汽云之间出现一只棕熊。欧亚大陆体积最庞大的熊有两米多高,直立时高达3米多。

堪察加傍晚的天空泛着紫蓝色霞光,飞行员阿列克谢(Alexei)起床洗漱,把一枚金质十字架塞进背心衬里,然后扣好格纹厚衬衫。我们二人常在小屋里吃熏鱼、喝罗宋汤,因此吸引了欧亚大陆体型最庞大的熊频繁光顾,我们的门前不远处至少有两个新留下的熊脚印,阿列克谢对此显得若无其事。我们正准备再次前往克罗诺基(Kronotsky)自然保护区。飞机的旋翼启动,大地也在震颤。世界第二大间歇泉地带喷出的水汽一瞬间令山谷云蒸雾绕。在这壮观的大自然舞台上,热泉中喷出的一道道蒸汽及硫磺水柱,与空气中的花粉混合形成一层姜黄色的微尘,氤氲空中。

飞机盘旋上升的过程极为漫长,这10分钟里,我们开始继续4天前悄然开始的堪察加万年回溯旅程。保护区的火山环绕着我们,有些火山口呈现赭色,顶部缭绕着烟和硫磺,陡峭突起;其他一些则是覆盖着蓝绿色酸性物质的冰封火山口,闪闪发亮。满布灰色火山灰条纹的球根状山岗,经过千万年的地壳变动,不断联结、重叠、分裂和融合。现在,它们像科里亚克(Koriak)及伊捷尔缅(Itelmen)牧民从驯鹿身上扯下的深色蝉虫一样,成为克罗诺基的特色,这些牧民就生活在当地峡谷之中。我们飞近一个壮观的裂谷,阿列克谢稳住直升

机,在地球上这片所剩无几的荒域上空,我们盘旋了大约10秒钟。

堪察加半岛一直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地区之一。在俄罗斯联邦机场的地图上,一个小而发亮的红色二极管指示着它的首府,提醒我们在这地球的东陲,存在着这样一座城市。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Petropavlovsk-Kamchatsky)是堪察加的大门,它如一颗闪亮的红色鱼子,被贪嘴的飞行员错放在了极不合比例的航空图上。虽然它是俄罗斯的领土,但该城市距离俄罗斯首都以东约7,000公里之遥,与之相隔9个不同时区。半岛上的火山、河流及热泉之间栖息着37种哺乳动物。在这里,俄罗斯最大的熊群有幸饱餐地球上最庞大的三文鱼群。各种动物在多个微气候带间漫步。人类若要穿越这起伏的地形,即便是短短的距离,也得依靠直升机、越野车、雪地车及狗拉雪橇。尽管人口超过32万,堪察加的极端气候依然阻碍了基础设施建设,所以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是除秘鲁的伊基托斯之外,全球第二大尚无对外公路交通的城市。

现存旅游指南上列有以上这些死板的数据资料,同时也阐述了这里存在的无限探索潜能。堪察加的神秘感有增无减,永远披着谜一样的面纱。从莫斯科乘坐飞机飞越这片大陆的9小时旅程中,我阅读了自然主义者斯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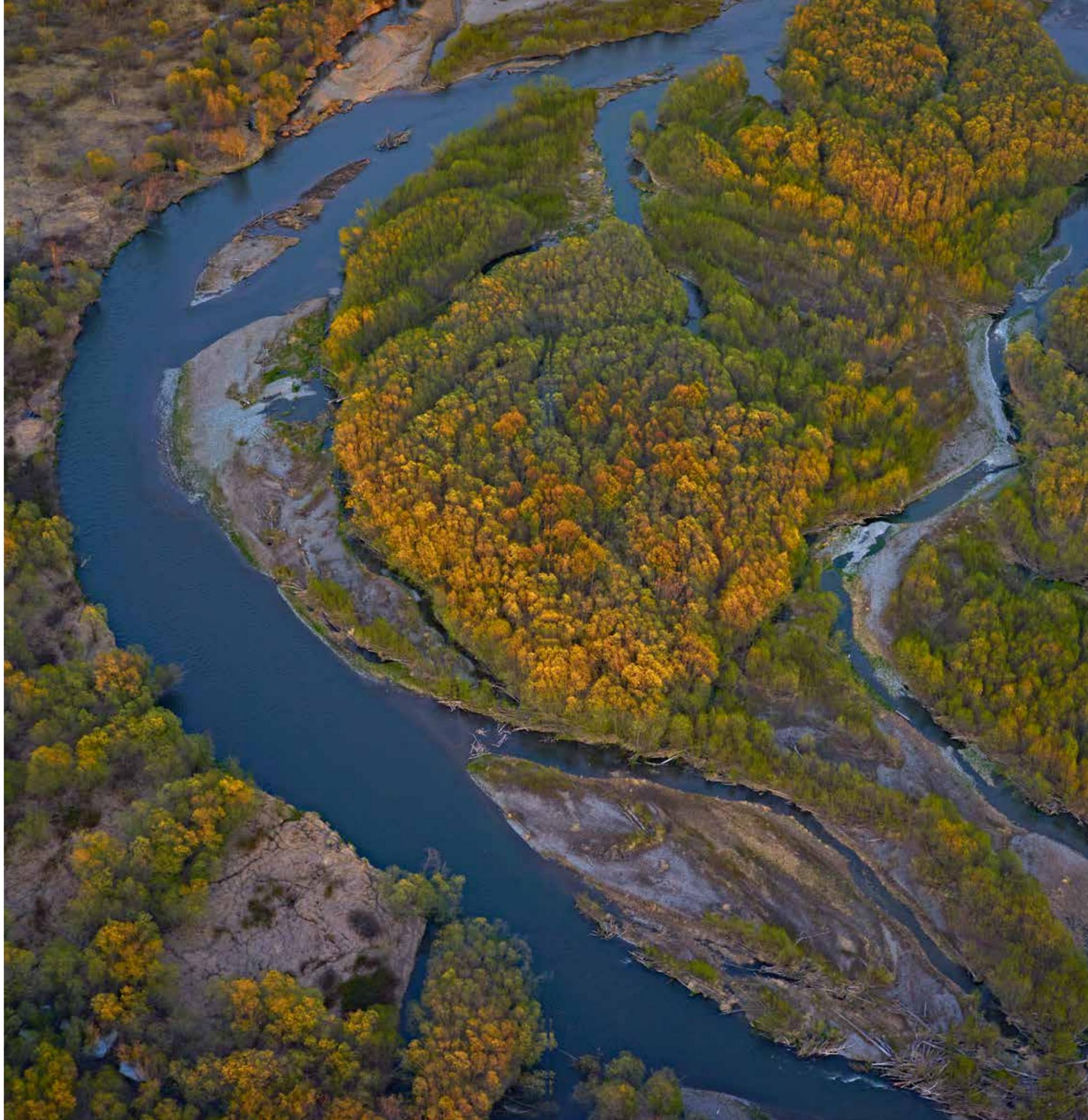
芬·彼得罗维奇·克拉舍宁尼科夫 (Stepan Petrovich Krasheninnikov) 于1755年写下的关于堪察加的记录, 其中记述了他在1742年与丹麦探险家维他斯·白令 (Vitus Bering) 探索堪察加的经历。

克拉舍宁尼科夫写道: “堪察加的自然条件是否弊大于利实难一概而论, ” 而且这整段文字实则令人困惑, “一方面, 这片荒野既无五谷又无牲畜, 还饱受地震、洪水及暴风侵扰。人们在这里唯一的消遣是凝视长期被白雪覆盖的群山峰顶。若是靠海而居, 就只能聆听澎湃的巨浪, 观察各种海洋动物, 研究它们的智慧及无休止的互搏。光看这些, 顿觉这个国度更适合野生动物生存, 而非人类居住。”

我们到达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时, 四周茫茫一片, 因为雪雨, 5米以外的车牌号码都无法看到。道路两边方正的大楼显然是俄罗斯外省城市的典型建筑, 四周并不见熊、间歇泉或海獭的踪影。天气时雪时雨, 我们飞往堪察加半岛内陆的航班被取消, 直升飞机场每小时传达的天气预报既准时又叫人灰心。据说这里的气压会引起头疼, 我沿着拥挤的市区马路走了大概1.6公里, 只看到闲散的溜狗人和严肃的上班族。

突然, 我们接到通知说乌云即将消散, 午后晚些会打开一个北飞的窗口。我们迅速估算了行李的重量, 丢掉过重的食物, 然后开车到一个用报废直升机隔起来的简易机场, 一些别名“二月初到少女”的黄色小花正从夏雪中偷看世界。阿列克谢的直升机似乎十分袖珍, 但我们离开叶利佐沃机场时, 它的旋翼力量强劲, 迅速切开低压的云层, 带我们直线上升。其实我们一直被火山环绕, 由于它们隐藏在笼罩的浓雾中, 尽管山峰高达3,000米, 仍然完全隐形。

克罗诺基自然保护区位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东北面225公里, 1934年成立, 现已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这里以间歇泉峡谷闻名科学界。1941年首次发现时, 它是欧亚大陆



堪察加半岛内交织着14,000条河流、400条冰川及150眼温泉。自然保护区面积相当于中国天津市, 岛内有将近11,000平方公里的活火山, 以及沿参差太平洋海岸形成的赭石带岩石构造。

仅有的两个同类地质区域之一, 间歇泉的数量居全球第二, 因此克罗诺基又得名“冰火之地”。俄罗斯北方草原夏天里的大部分时间还是积雪皑皑, 克罗诺基却已开始解冻。

我们靠近峡谷之际, 接近地面的地热在融化残留的积雪, 灌注半岛的地下蓄水层。我们在一排小木屋附近降落, 阿列克谢的直升机安稳地落在压实的60厘米厚的雪堆上。旋翼慢下来, 我们的靴子踩开雪泥, 地面露出黑色的沥青块和火山灰。闪亮的火山灰像撒在蓬松奶酪薄饼上的野草莓。我们走过的这片土地是地球上最活跃的火山带之一, 据说熔岩曾经夹杂着积雪和沙石流过山坡。

当地护林人谢尔盖 (Sergei) 是间歇泉峡谷的管理员。他住在一间俯览基尔尼雅河的小木屋里。他手持急用退熊曳光弹和一支自动步枪, 带领我们进入山沟, 因为那里曾有熊出没。在堪察加见到熊毫不奇怪, 夏季时分, 三文鱼数量猛增, 几乎每天都能看到熊的踪迹。不过在春末, 很多熊刚从漫长的冬眠中苏醒。谢尔盖拍着小径旁的木栏杆, 向那些暴躁的动物发出警示。我们从灌木丛间走出来时, 一只坐在小道附近晒太阳的熊正悠闲地打着呵欠。

我担心激怒这头可能重逾600公斤的大熊, 想放慢脚步。然而谢尔盖则谨



慎地继续前行。早期居民观察到堪察加熊与同属棕熊种的西伯利亚熊相比更为温驯。谢尔盖指了指自己的双眼，然后指向盆地陡峭的火山墙，他发现另外3头离我们很近的大熊。它们吃飽了魚和山莓后，正集体走向清凉的山洞。克罗诺基保护区是欧亚大陆最大的受保护棕熊群的家園。住在这里的800头棕熊显得有点赖皮又好奇心十足。即使我们走到大约10米的近处，这只大熊仍然懒得动弹。

最后，它还是给谢尔盖让了路，不过我们已经走得很近，都能看清它那厚外套般皮毛的质地。冬眠之后毛质蓬乱，却有神奇光彩。据说，堪察加熊呈斑驳的紫色，就像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海滩上随处可见、锃亮光洁的珍珠母贝壳。回到住处，我留意到熊的脚印。我们不在时，熊循着直升机的煤油气味一路跟来。煤油对熊来说就如薄荷之于猫一样，它能迅速消灭熊皮毛上的寄生虫。

阿列克谢是堪察加原住民科里亚克族的一分子。他的本名叫卡瓦夫，意思是“壮大的一天”。他的妻子安雅在日出



堪察加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市(对页)由丹麦探险家维他斯·白令于1740年发现。比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它离阿拉斯加安克雷奇和日本札幌更近。大规模的捕鱼业是当地的经济命脉。遵照传统，干胡瓜鱼应在浴场享用(左图)；阿列克谢与妻子安雅在他们的科里亚克毡房内(下图)；当地32万人口以机动雪橇和狗拉雪橇为交通工具。



## 堪察加熊的皮毛呈斑驳的紫色，就像海滩上随处可见、锃亮光洁的珍珠母贝壳。

时出生，用他们的母语发音就是乌坎纽恩。由于学校规定使用俄语，所以他们起了一个便于用西里尔文书写的名字。

驾驶四轮越野车穿越雪地，在泥泞道路上开了一小时后，我们到达阿列克谢及安雅保留原住民生活方式的毡房。我们用生茴香、白洋葱片及酸菜配着三文鱼吃。阿列克谢和安雅都认为，俄罗斯移民在几个世纪前带到堪察加的生活方式并没有带来直接的问题或冲突。虽然法律由将近7,000多公里外的莫斯科制定，但他们把自己的语言与俄语相结合，吸收了俄罗斯的

某些价值观，同时保留了原住民自己的信仰及思想。

然而，在堪察加越久，这片半岛的吊诡之处越令我感到困惑。天气晴朗时能看到美得难以名状的火山群；天气若不好，它们就彻底消失，难以证明其存在。而堪察加每年至少有9个月的坏天气。若你如此接近美景，但又极少有机会一睹其风采，那美景会不会成为某种心理负担？你是否会开始怀疑也许这些美景本不应为人所见？数月之后，你甚至开始怀疑它究竟是否真实存在？再者，为何火山能把烫热的

岩浆微尘喷发至大气对流层，形成形若巢娥群般空灵的绝美火山灰云，但同时又能将大地上数以千顷的林木夷为平地？

此时我方才明白，虽不能完全了解堪察加，但她的神秘也许本来就不应示人。千年以来，狂放的毁灭性力量成为半岛的自然特色，也将继续在地球这最后的一片边疆恣意存在。✦

如欲了解有关本主题的更多独享内容，请访问 [patek.com/owners](http://patek.com/owners)，点击 Patek Philippe Magazine Extra。